難道我們注定要艱難而孤獨地老去？

難道我們注定要艱難而孤獨地老去？

(大小姐手記) 文：徐佩蒂

當雪蓋滿了大地，與樹枝上的銀柳互相標榜，的確很美；當雪開始溶掉，黑黑白白，倒像我們的人生，許多時並不一定黑白分明；在2017年將永遠離我們而去，老了甚辦
？是很傷感的，以下這篇文章寫得很真實和大家分享。(寫的是中國，在中國以外亦如始。)

如果說「養兒防老」是傳統中國特色的話，構建一種社群意義的老年生活，似乎是比較靠譜的、中國式的養老方式，既然無法和子女生活在一起，那就想辦法和更多的
老年人生活在一起，大家在互助中走完最後一程；這可能就是我們必然面臨的命運，隨着老齡社會的臨近，這樣的日子越來越近，，除了擁抱這種命運，我們還能有什麼辦法
？

 1 / 4

難道我們注定要艱難而孤獨地老去？

事件地點是中國，一個典型的未來：一對夫妻在醫院裏，住在同一個病房，病床連在一起，一起輸液，互相安慰，他們達成一個絶望的協議：如果有一個人不幸離世，另一個
人就選擇自殺，因為剩下的一個，本來就難以存活，再拖延下去，尊嚴注定會喪失殆盡。

孩子們在幹嘛？他們在北京幸福地生活着，，兩個孩子都已結婚，房子在150米左右，他們屬於中産中的「頂端」，接近精英階層，這是讓人羡慕的境遇，，兒媳婦的
一句戲言，讓老兩口認識到了自己的命運：小康生活的定義，是人均住房達到36平米，三口之家，正好小康，兩個老人住進來，就保不住小康了。

孩子有自己的工作，這種陪伴注定是短暫的、無效的，老夫妻在IPad上看孩子的照片集，沉侵在回憶之中，這是一個動人而讓人傷感的場景，未來一段時間，中國將迎
來真正的老人社會，與子女分離的「空巢老人」」會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，而人們的普遍焦慮表明，我們不但沒有找到辦法，也沒有做好准備。

中國傳統的死亡，是「家春秋」那種，五代同堂，目睹一切，自己死的時候，子女能夠陪在身邊放聲痛哭，同時也會懷念自己，這樣，對於那個死後的世界，就不會感到
恐懼，因為死亡並不是一種「終結」在子女的記憶力，自己仍然是鮮活的。

近來熱映的好萊塢大片《尋夢環遊記》，用親情牌打動了全世界，我們常說「西方文化」裏家庭觀念比較淡漠，不像我們那樣重視傳統親情，但如今我們的傳統家庭生
活，卻也正日漸稀薄。

 2 / 4

難道我們注定要艱難而孤獨地老去？
孤獨，是我們必須接受的轉變嗎？

這不是什麼人類社會的新景觀，而是一種全球性現象，也是「現代」」的一種表現，在社會學家麥克法蘭看來，大家庭的分離，以及父母與子女的分離，是英國進入現
代的標誌之一，這一過程發生在17世紀，比別的歐洲國家都要早一些；那種期盼父母能與子女一起生活到老的想法，是典型的農業社會思維，過去，中國人會把家庭觀念差
視為歐美國家的一個「缺點」，如今，卻也步發達國家的后塵，來到這一天了。

或許，我們必須改變對老年和死亡的看法，在孤獨中對老年人來說，並不是什麼不幸或者意外，而是普遍的、必然的，，它是一種常態，也是現代人必須擁抱的體驗，中國
人不得不學會如何與孤獨相處，學會獨自面對老去之後的日子；現代的死亡，是一套複雜的儀式：工業化的焚燒代替埋葬；集體的墓園，代替了過去的孤墳。人最終的歸宿
，變成了墓園裏的一個小小的編號，在他們周圍，是那些陌生人的骨灰，和傳統的死亡相比，現代的死亡無疑死得更徹底。

不會再有魯迅在《藥》中所寫的場景：死者家屬在墳地相遇，他們還會聊上一段，過去的階級差別以及理念之爭，都化為塵土，如今，人們在清明節這種法定節日裏去祭
奠死去的親人，不管是死去的還是活着的，都處在一個陌生的社會，都在人群中，都在熱鬧中，但也都在孤獨中。

錢，能解決問題嗎？

以中國人大無畏的性格，我們更怕的並不是死去後的孤獨，而是老年，離開子女也不是問題，但是到目前為止，我們還沒有呈現出讓人信任的養老方式；如果我們留意新聞就
 3 / 4

難道我們注定要艱難而孤獨地老去？
會發現，那些敏鋭的騙子，已經注意到養老這個大藍海，有不少以養老公寓為名的項目，最終都讓老年人既失去了公寓，也沒辦法養老，，針對老年人的騙局層出不窮，從理
財、健康再到出國旅遊，老年人都成為騙子捕獵的對象，這是最讓人擔心的，要抵抗孤獨無助感，又要防止騙子，几乎超越了老年人的能力。

就全球來看，似乎也沒有特別理想的辦法，，在荷蘭，有一種獨特的老年公寓，大學生（尤其是外國留學生）可以更低的房租，與老年人生活在一起，這是一種特別的陪伴，
更重要的是給那些已在暮年的人某種生機，在美國，有些老年人社區和幼兒園建在一起，讓孩子的歡笑給老人帶來點樂子。

這種嘗試，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老年人的某種悲哀：不得不以養老為藉口，拖累一下年輕人，要不是沒錢，哪個年輕人願意和陌生的老年人生活在一起呢；中國社會的養老觀
念發生了深刻變革，不管是以房養老還是購買各種養老保險，都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：如果有足夠的錢，到老年時就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來養老。

這是過去30年一種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在養老中的反映，尤其在中等收入階層的群體中，已經普遍接受一種平等思想，父母與子女是平等的，養老不能依靠子女而要靠自己，
對中産獨立自主的基礎，就是擁有足夠多的錢，中産判斷退休的標準，不是年齡意義上的60或65歲，而是能夠掙到足夠養老的錢；既然無法和子女生活在一起，那就想辦
法和更多的老年人生活在一起，大家在互助中走完最後一程，這可能就是我們必然面臨的命運。隨着老齡社會的臨近，這樣的日子越來越近。除了擁抱這種命運，我們還
能有什麼辦法？

 4 / 4